




世界名著 阅读经典

*Reading  
Famous  
World-Famous  
Masterpieces*

# 汤姆叔叔的小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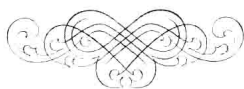
(美) 斯托夫人 著  
王连 译

 万卷出版公司

(美) 斯托夫人

# 汤姆叔叔的小屋

译者: 王连



万卷出版公司

© 斯托夫人 2009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汤姆叔叔的小屋 / (美) 斯托夫人 (Stowe, H. B.)  
著; 王连译.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9.3  
(世界文学名著必读本)  
ISBN 978-7-80759-714-8

I. 汤… II. ①斯… ②王… III. 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29369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江苏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数: 338千字

印张: 13

出版时间: 2009年3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黎

特约编辑: 陶华

内版设计: 陈敏

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

ISBN 978-7-80759-714-8

定价: 24.8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址: <http://www.chinavpc.com>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一位有人性的人        | 1   |
| 第二章   | 母亲             | 10  |
| 第三章   | 丈夫与父亲          | 13  |
| 第四章   | 汤姆叔叔小屋中的一夜     | 19  |
| 第五章   | 奴隶易主的感受        | 30  |
| 第六章   | 发现             | 38  |
| 第七章   | 母亲的抗争          | 46  |
| 第八章   | 伊莱扎的逃亡         | 59  |
| 第九章   | 看起来参议员还算是个不错的人 | 75  |
| 第十章   | 黑奴上路           | 91  |
| 第十一章  | 黑奴竟然白日做梦       | 101 |
| 第十二章  | 合法贸易的平常之事      | 114 |
| 第十三章  | 教友会定居点         | 131 |
| 第十四章  | 伊万杰琳           | 139 |
| 第十五章  | 汤姆的新主人及各项事务    | 148 |
| 第十六章  | 汤姆的女主人和她的见解    | 163 |
| 第十七章  | 自由人的保卫战        | 182 |
| 第十八章  | 奥菲利亚小姐的经历及见解   | 198 |
| 第十九章  | 奥菲利亚小姐的经历及见解续  | 214 |
| 第二十章  | 托普西            | 232 |
| 第二十一章 | 肯塔基            | 247 |
| 第二十二章 | 草必枯干，花必凋谢      | 251 |
| 第二十三章 | 亨利克            | 259 |
| 第二十四章 | 预兆             | 267 |



|       |         |     |
|-------|---------|-----|
| 第二十五章 | 福音使者    | 273 |
| 第二十六章 | 归天      | 278 |
| 第二十七章 | 这是世界的末日 | 292 |
| 第二十八章 | 团圆      | 299 |
| 第二十九章 | 失去保障    | 315 |
| 第三十章  | 黑奴货栈    | 322 |
| 第三十一章 | 中途      | 332 |
| 第三十二章 | 黑暗之处    | 338 |
| 第三十三章 | 凯西      | 347 |
| 第三十四章 | 混血姑娘的故事 | 355 |
| 第三十五章 | 纪念品     | 366 |
| 第三十六章 | 埃默林和凯西  | 373 |
| 第三十七章 | 自由      | 380 |
| 第三十八章 | 胜利      | 387 |
| 第三十九章 | 计策      | 391 |
| 第四十章  | 殉道者     | 395 |
| 第四十一章 | 小主人     | 398 |
| 第四十二章 | 真实有鬼    | 401 |
| 第四十三章 | 结局      | 403 |
| 第四十四章 | 解放者     | 406 |
| 第四十五章 | 结束语     | 407 |

## 第一章 一位有人性的人

二月的一个下午，天气依旧寒冷。临近黄昏的时候，肯塔基州P城的一个布置典雅的客厅里，两位绅士正喝酒谈话。没有仆人在他们身旁伺候，他们相对而坐，椅子离得非常近，看似在商讨什么事情。

出于方便起见，我们称他们为“绅士”。仔细看一下，其中一位严格地说还够不上这个称谓。他身材矮小，相貌平平，带有一副出身卑微，却想方设法向上爬的人所独有的无知、自负和咋咋呼呼的神态。他刻意打扮，一件俗气的花背心、一条鲜艳醒目的黄点蓝底围巾，配上一条艳丽的领带，这些看来倒与他的身份极为般配。他粗大的手指上戴着好几枚戒指，身上佩挂着沉重的黄金表，表链上缀着一些形状奇异、色彩鲜艳的图章。交谈的时候，他总是故意把表链上的图章弄得叮当作响。他的言辞根本不符合默里氏语法的规范，而且从他的嘴里时常冒出五花八门的卑俚词汇，即便我想尽办法让自己的描述更加形象，仍然难以准确地将这些情景记下来。

与此相反，他的同伴希尔比先生却不失绅士风度。住房的摆设与格调都向我们证明，这个家庭生活富裕而且十分恬逸。现在这两个人正在认真商量着什么事。

“我看就这么定了吧。”希尔比先生说道。

“希尔比先生，不能就这么成交，这样我很难答应。”对方一边回答，一边高高地举起酒杯，看着客厅里的灯。

“怎么啦，黑利，其实汤姆并非普通奴隶，无论到哪里，他都值这么高的价钱。他做事稳重、实在，把我的农庄管理得有条不紊。”

“你说的‘实在’是黑人特有的‘实在’吧？”黑利边说边为自己斟上一杯白兰地。

“不，我所说的是真正的实在，汤姆仁义、稳重、明智、尽责。他在四年前的一次野营布道会上宣誓入教，我相信他对上帝是虔诚

的。从那以后我就信得过他，把一切都交给他管。钱、房屋、马匹都交给他，我认为他不管做什么事都做得很棒。”

“希尔比，有的人不信黑人对上帝的虔诚，”黑利说，放肆地挥了挥手，“不过我信。在我上一次运往奥尔良的那些黑人中就有一个虔诚的家伙，还别说，听他祈祷，还挺像他真在布道会上呢！并且他性情温和又沉稳。卖他我赚了一大笔钱，一个为了抵偿债务的人急于卖掉他，我捡了个便宜，在他身上我净赚了六百美元。当然，我觉得倘若黑人真的笃信上帝的话，确实对我们没坏处。”

“不错，汤姆是真的信教，和其他的教徒一样。”希尔比插话道，“所以，去年秋季我派他独自一人去辛辛那提办事，并把五百美元的钱款带回来。我对他说：‘汤姆，我信得过你，你是个基督徒，我知道你不会骗我。’一点儿没错，汤姆并没失信，我清楚他会按时回来的。有些小人，他们对他说：‘汤姆，你干吗不乘机逃到加拿大去？’‘主人信任我，我不能那么做。’别人听到这件事后告诉了我。我一定得让你弄明白，我真舍不得卖汤姆。你该用他抵消我的一切债务，黑利，倘若你还有点儿良知的話，相信你会那么做的。”

“我有买卖人所具有的最起码的良知，这够我发誓用了。”黑奴贩子调侃道，“只要合乎情理，我会为朋友尽力而为。但想想，这对我而言有点儿为难，现在生意不好做啊。”黑奴贩子故作沉思地叹息一声，又倒了一些白兰地。

“好吧，黑利，那你到底怎样才肯答应这件事呢？”希尔比先生在一阵使人无法忍受的沉默后问。

“汤姆之外，难道你不能再添个男孩儿或女孩儿？”

“嗯，我真的没有什么多余的人了。说心里话，如果不是形势所迫，我是绝不会卖黑奴的。不管是哪个奴隶我都不舍得卖，真的。”

这时屋门打开了，一名大约四五岁，俊俏活泼且惹人喜欢的混血小男孩走到了屋里。他的相貌有一种惊人的美好与可爱之处。两个浅酒窝嵌在他圆圆的脸蛋儿上，一头丝线般的黑发卷卷地伏在头上。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在浓密的长睫毛下好奇地打量着屋里。一件制作精美合身的鲜艳红黄格子罩衫愈发衬托出他那黝黑而清纯的美。他身上有种撩人的自信与几分害羞的神态，向人表明他习惯了主人的恩宠和他

对主人恩宠的感激。

“嘿，吉姆·克罗！”希尔比先生说，吹了一声口哨，并扔给他一把葡萄干，“将它捡起来，捡快点儿！”

孩子使出他浑身的力气跳着去捡主人的赏赐，他的主人在一边被逗得哈哈大笑。

“过来，吉姆·克罗。”他说。孩子来到他的跟前，他轻轻地拍打着他那头卷发，摸着他的下巴颏儿。

“现在，吉姆，向这位先生展示一下你的技艺，叫他知道你是多么能歌善舞。”孩子用悦耳圆润的嗓音唱了一支在黑人中很流行的歌曲，热烈而欢快。他唱歌时，动作和着音乐的节奏，不时地做一些逗人的动作。

“好哇！”黑利说，一边丢给孩子几瓣桔子。

“吉姆，你学一学卡德乔大爷关节炎发作时走路的样子。”主人吩咐小孩子。

孩子刚才还十分灵活的四肢立即变成了残疾人的样子。他弯着腰，握着主人的手杖，在屋里用不灵活的步子吃力地走着，同时拉长脸，学着老人的模样，让那张天真的面庞皱缩起来，而且不断地乱吐唾沫。

两位绅士被逗得放声大笑。

“现在，吉姆，”主人又说，“再让我们瞧一瞧老罗宾斯长老是怎样领唱赞美诗的。”孩子将胖胖的小脸拉得更长了，样子使人敬畏，开始用平静而低沉的鼻音唱了一首赞美诗。

“好，好极了！我看就这样好了！”黑利忽然拍着希尔比的肩膀说，“小家伙还行，我敢这样肯定，我告诉你！”他说，“添上这个小机灵鬼儿，你的债就一笔勾销了，肯定。好了，难道这不是最好、最公平的解决办法吗？”

正在此时，门被慢慢地推开了，一个差不多二十五岁上下的第二代混血年轻女子走进了房间。

这名女子一看便知道肯定是那个孩子的母亲，同样长着浓密的长睫毛与神采焕发的又大又黑的眼睛，同样纤细的卷发像波浪一样起伏，棕褐色的脸上泛起了一抹红晕。当她见到奴隶贩子肆无忌惮地用



贪婪的目光打量自己的身体时，面颊上的红晕则更深了。她整洁的衣着十分合身，更好地衬托出苗条的身材。她纤细的手与漂亮圆润的脚踝也都没逃过奴隶贩子那双贪婪的眼睛。这个人善于一眼就将一个美丽柔顺的女奴所有的长处迅速地看清。

“有什么事吗，伊莱扎？”她停下来迟疑地望着希尔比。见她欲言又止的模样，主人问道。

“抱歉，先生，我正在找哈利。”小男孩快乐地跑到母亲跟前，向母亲炫耀着放在罩衣下摆中的战利品。

“好了，那你就领他出去吧。”希尔比先生说。她急急忙忙地抱起孩子离开了房间。

“老天作证，”奴隶贩子称赞地回过头来对他说，“这真是上等货色！无论什么时候将这个女人送到奥尔良去你都能赚一大笔钱。当年我可亲眼看到过有人花一千多块买的女奴都不如这个女人美丽。”

“我可不想靠她赚钱，”希尔比先生冷冰冰地说。为了转移话题，他又打开一瓶酒，并询问同伴对这酒的评价。

“非常好，先生，这是最好的酒！”奴隶贩子称赞道。随后他转过身来，像熟人一样用手在希尔比的肩上拍了一下，然后说：

“怎么样，什么价能让你将这个女奴卖给我？你要多少钱？到底多少钱你能接受？”

“黑利先生，我不会卖她的，”希尔比说，“即便你依照她的重量付给我金子，我妻子也绝不会答应让她离开的。”

“哎，女人向来都这样小气，她们根本不会算账。如果你告诉她这么多的金子可以买到多少表、服饰、首饰，她们便会改变主意，不再那么说了。”

“我已经告诉你了，黑利，我说不行就不行。你不必再为此事费心思了，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卖的。”希尔比语气坚定地说。

“那好吧，但是你要把那个小男孩儿给我。”奴隶贩子说，“你知道，因为他，我已经让了很多了。”

“你要这个男孩儿干什么？”希尔比问。

“噢，我有一个朋友在做这方面的生意，打算买一批相貌俊美的男孩儿，养大了再运到市场上。全都是好货色，卖给那些肯出大价买

俊美奴隶的有钱人去做仆人。用俊美男孩儿开门、跑腿，对那种豪华住宅来说是非常好的陪衬，一个真正俊美的男仆能为他们增添莫大的荣耀。他们能够卖很高的价钱，这小鬼儿是一个这么可爱又懂音乐的小机灵鬼儿，他恰恰是这种难得之才呀。”

“我仍然不想卖掉他，”希尔比先生思索了一会儿，“实际上，我心软，不想让孩子和他的母亲骨肉分离。”

“噢，是吗？哎！你的确很心软，这点我完全可以理解。有些时候，跟女人打交道的确有很多麻烦事，我向来都很不愿意看见这种场面出现，使人很难受。在我做生意时总是设法避免这种情况，你把这个女人支开一天或是一星期，那么事情就能够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做好。她回家前我们就把事情全办好了。你妻子可以送给她耳环，或是一件新衣服，或者比如其他这样的一些小玩意儿作为对她的补偿，那不就没事了吗？”

“可能不好办。”

“上帝保佑，我们肯定能成功！黑人和白人不一样，只要处理好，事情过后他们会渐渐死心的。”黑利又假装以真诚的语气说，“做奴隶买卖要心肠黑，我觉得事情未必都是这样的。我做生意从来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做事。我曾看到一个同行把孩子从女人的怀中抢走，并硬卖给别人，那个女人从此一直处于疯癫状态。那是十分卑劣的计策，把货物也毁了，有时候会让女奴变得毫无价值。一次在奥尔良，我亲眼看见一个漂亮的少妇就是这样被他们毁掉的。买主只想买她而不肯要她的孩子，她发脾气很厉害的，将孩子紧紧地搂在怀中，边吵边闹不肯罢休，让人看后感到心寒。我一想起此事如今还心有余悸呢。当他们把孩子抢走，把她锁起来之后，她便整天说胡话，彻底被逼疯了，终于在一周后死去。就因为方法不当，白白浪费了一千块钱，采取仁慈一点儿的方法往往是最好的，这是我一贯做事的经验。”然后奴隶贩子双手交叉在胸前倚到椅背上，一副决策公平的慈善人的姿态，俨然以为自己是威尔伯福斯第二了。

对道德的看法好像引起了绅士很大的兴趣，由于当希尔比先生在剥桔子考虑问题时，黑利又旧话重提，装出迟疑的模样，又好像有一种真理的力量让他必须多讲几句一样。



“吹嘘自己显然不是件好事，然而我仍然要说，因为那全是真的。我卖给别人的黑奴都是好货色，起码别人都是这样说的，一批这样，成千上百批也是这样，货色都是一流的——健壮而体面。在同行中，我为此付出的钱也是最少的。我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于我经营有方，先生。我的核心经营理念就是富有人情味的人道主义方针。”

希尔比先生不知自己应该说点儿什么，只好说：“真的吗？”

“人们总嘲笑我这种想法，我也常受指责。它非同一般，人们不接受这些想法，然而我毫不动摇，我不会为此而改变自己的经营之道。我的毫不动摇让我获利颇多。是的，先生，黑暗已经过去，光明来临了。”奴隶贩子为自己的精辟的言论放声大笑。

对人道与善良的谈论中有一种幽默与独特的地方，希尔比先生也不由得笑了。或许你，亲爱的读者，也跟着笑了，你知道现在有关人道与善良的高论以各种奇特的形式出现，慈善家们说出与做出的奇怪事情更是数不胜数。

希尔比先生的笑声鼓舞奴隶贩子接着他的话继续说。

“真是奇怪，我从未想出叫人们同意我观点的办法。哦，譬如说那捷斯的汤姆·洛克尔，我过去的合伙人，他是一个头脑十分灵活、聪明的人，善于与黑人打交道，但他对待黑人就像一个恶魔。这点合乎做生意的原则，在朋友中你不可能再找到比他心更坏的了。他做事一向这样。我曾时常劝他，‘唉，汤姆，你的姑娘因为惧怕而又哭又闹时，对她们拳脚相加、暴打她们有什么用呢？你也太蠢了。没有任何好处。唉，我不知道她们哭会有何不好，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说，‘如果正常的情绪她们不用哭闹的方式来发泄，那么她们就会另找一种方式。’我对他说，‘你这样做只会让她们面容憔悴，嘴唇变干，没精打采，甚至变得非常丑陋，尤其是那些黄皮肤的女人，要想把她们重新调养好就不太容易了。’我说，‘你为什么就不能哄她们，对她们好一点儿，用好言好语来对待她们呢？听我的肯定没错，总比你对她们毒打强多了，并且更划算。’我说，‘你肯定能成功。’但是汤姆还是不开窍，毁掉许多女人，我不得不与他分开各做各的生意了，他不但心不好，做生意也非常不公道。”

“你认为比汤姆更善于做这门生意吗？”希尔比先生问。

“那当然，先生。不管有没有可能，我都会尽量避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比如我做小孩子的生意，都会尽可能将女人支走，女人看不见这种场面，不愉快的事就不会发生。等事情结束了，生米煮成了熟饭，不可挽回了，她们也只能认命，慢慢地就会习惯。白人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一家人共聚天伦，但是黑人不比我们白人，黑人没有这种享受天伦的奢望，这一切就好办了。”

“我的黑人没受过这样的教育。”希尔比先生说。

“是啊，你们肯塔基人太惯着那帮黑人了。你们的心是好的，这终究算不上是真的仁慈。你瞧，一个黑人在这个世上四处漂泊。今天被卖给这个人，明天又会被卖给那个人，只好听天由命。让他有思想、有希望、很好地对待他不会有任何益处，对这些人而言，以后将面对更多的痛苦与磨难，会使人更加难受。你明白吗？我唐突地说一句，到了种植园那个黑人疯狂歌唱与欢呼的地方，你的黑奴一定会十分沮丧。希尔比先生，人人都非常自然地爱自我夸耀，我认为我对那些黑奴已经很好了。”

“你可真是知足常乐，做任何事情都能够心安理得，真是幸运。”希尔比先生轻轻地耸耸肩，用一种不以为然的讨厌态度说。

“那好，”他们保持沉默，心里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黑利说，“这事该怎么办呢？”

“我再仔细考虑一下这事，还要和妻子商量一下，”希尔比先生说，“在这段时间里，黑利，假如像你所说的那样，让事情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最好不要向我的邻居透露一点儿风声，否则这事会很快传入我的仆人那儿。我敢保证，如果仆人们知道了，不管带走我家的哪一个奴隶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噢！没问题，不说！肯定不说。但我要提醒你，我非常着急，希望你能尽快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我最近比较忙。”他说罢便站起来穿上了大衣。

“好，你今晚六七点左右来，我把结果告诉你。”希尔比先生说完，奴隶贩子起身告辞，离开了房间。

“看他那张得意的脸，我真恨不得将这家伙一脚踢到台阶下边去，”他看到门已关好，喃喃自语道，“他很明白他占了我很大便

宜。从前有谁敢跟我说让我把汤姆卖给一个奴隶贩子，我会告诉他，‘难道仆人能像狗那样任意出卖吗？’眼下只得把他卖掉了，我如今对此毫无办法。而且伊莱扎的孩子也一样！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会与妻子发生争吵，她会不同意我将汤姆卖了。巨额债务逼得我这样做。哎！那家伙看见我到这种地步，知道有机可乘，正不断地朝我逼近呢。”

肯塔基州或许是带有奴隶制色彩最温和的州了。这儿的农业活动较为轻松，不像南方的一些地区，农业的周期性工作让人紧张得透不过气来，黑奴的劳动强度在人的忍受范围。人的本性很脆弱，主人们见到能够谋取暴利，只有靠牺牲那些无依无靠的人的利益而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脆弱的人性便会被战胜，在没受到任何诱惑的情况下去做残忍的事，人会因为脆弱的本性而生就一副残忍的心肠。同时，肯塔基州的庄园主对渐进的经营方式已经习惯，能够反抗这种人性的脆弱。

不管是谁，只要到肯塔基州的一些庄园里看一看，便会亲自感受到男女主人的温和与宽容，以及黑奴对主人的真情与忠实，简直是一幅传说中经常出现的充满诗意的家族社会的画面；然而一个不祥的阴影——法律，笼罩在这个古老的图像之上。法律规定，所有这些富有感情的人只是某一个主人的附属物，只要他们的主人生意上发生困难，以至破产、遭遇不幸、轻率或者不慎致死，定会使他的黑奴的生活随时由慈善的保护与宽容的保障中堕入绝望的凄惨与艰苦的深渊，从而遭受无穷的折磨。即便在奴隶制最完善的地区，要想创造出什么美好的或者使人渴望的东西也是很难的。

希尔比先生只是一个凡人，生性温和善良，一向对周围的人宽厚和蔼。他庄园里的黑人过着快乐的生活，从未缺少他们生活中所必需的任何一样东西。他将自己的财物随便用来做投机生意，数量非常大，又非常不小心，沉溺于其中，无法自拔，他的债据大多数都落在了黑利手中。这一点儿微不足道的情况也正是了解他们上面谈话的重点所在。

刚才路过客厅门口的伊莱扎凑巧听见了他们之间的部分谈话，她听出主人正与一个奴隶贩子讨论买卖奴隶的事情。

本来打算在门口多听一会儿两个人的交谈，然而女主人正在召唤她，她不得不急匆匆地走了。

她依然感觉好像听到奴隶贩子要买自己的孩子，她是不是听错了？她的心脏剧烈地跳起来，越想越紧张，情不自禁地搂紧了孩子，致使小家伙诧异地抬起头望着母亲的脸色，试图从中发现什么秘密。

“亲爱的伊莱扎，你今天是否感觉不舒服呀？”伊莱扎把放洗脸水的大水罐打翻了，放针线的小桌子也被她碰倒了，女主人让她从衣柜中拿绸衫时却心不在焉地把一件长睡袍递给了她。看见她那魂不守舍的样子，女主人关切地问道。

伊莱扎十分惊诧。“对不起，太太！”她抬起眼说，随后泪水哗哗地流了下来。她坐到一把椅子上，开始哭起来。

“发生什么事了，伊莱扎，你到底有什么事呀？”女主人问道。

“哦，太太，”伊莱扎说，“有一个奴隶贩子正在客厅与老爷谈话！我听到了。”

“噢，傻瓜，即使他们正在谈话，那又怎样呢？”

“哦，太太，你认为老爷会将我的哈利卖掉吗？”说完，这个不幸的女人扑倒在椅子上哭起来，身体不停地上下起伏。

“把他卖掉？绝不可能，你这个傻孩子！你知道这件事是不可能发生的，老爷向来不与这些南方奴隶贩子做生意，从来没有卖掉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想法，只要他们都听话。怎么，我的傻孩子，你想谁会像你一样喜欢哈利而要买走他呢？你认为世上的人都像你一样喜欢他吗？你这个傻子！好了，不必担心，帮我将衣服扣紧。好，将我的头发照你刚刚学会的漂亮发式编起来盘上，以后不要再在门外听人家谈话了。”

“是，但是，太太，您绝不会同意……将……将……”

“不要乱说了，我当然不会同意了。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宁可把我自己的孩子卖掉，也不可能把哈利卖掉的。可是，伊莱扎，你也太宠爱那个小家伙了，不管是谁只要将头伸入我家，你就猜疑他是来买你最心爱的哈利，这样就再也没人敢到我家来了。”

女主人的这番知心话让伊莱扎放下了那颗悬着的心，她灵活而快速地给女主人打扮好，一边干活儿一边笑自己的多心。

希尔比太太无论是才智还是品德，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上等人。她有肯塔基女人那种宽宏大量的本性，并且有高尚的道德、宗教观念以及原则性，把这些特点以最大的热情与能力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求得实效。她丈夫从来没有说明自己相信哪种宗教，可是对于她对宗教虔诚的信仰是尊重的，或许对于她的观点有时候还有一点儿敬畏。有一点是值得确定的，他始终任凭太太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善，比如对她让仆人生活得舒服一些、对仆人进行教育等方面的所有做法都毫无限制，尽管他不参与太太所做的善事，但他也不加以阻止，即便他不相信圣贤多余功德有效论，但他心里或多或少有这种想法：由于妻子的虔诚与慈善，能够使两个人沉溺于某种难以言喻的期望，她的美好品德能保证日后两个人共入天堂。他沉溺于这种模模糊糊的希望中，即使他知道这些品德是自己不能达到的。

与奴隶贩子商谈之后，怎样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妻子成了他的难题，他不知应该怎样去面对一定会遇到的太太的请求、反对，还有他们夫妻关于这事上的纠缠。

因为希尔比太太根本不知道有关丈夫欠债的情况，只了解他性格中善良的一面，所以她不信伊莱扎担心的事将要发生，并且不将她的怀疑放在心上。事后她并没有去费脑筋考虑这件事，因为她正把全部心思扑在为客人到来所做的准备工作上，就将此事忘得无影无踪了。

## 第二章 母亲

伊莱扎是女主人亲自养大的，从小就在她的宽容与恩宠下成长。

去过南方的人肯定经常谈到第一代、第二代黑人混血女人身上那种高雅的气质、甜美的声音、优雅的举止，好像在多数情况下这是她们特有的天赋。第二代黑人混血女人几乎都有美好的面貌，她们身上的这种与生俱有的气质经常和光彩夺目的美结合起来，差不多任何一个女人的面孔都使人看了心旷神怡。我们前边对伊莱扎的描述并非作者凭空想象的，是依据我们多年以前在肯塔基州看见她时的回忆写出来的。在女主人的关怀与呵护下，伊莱扎没受到诱惑，健康、平平安安

安地长大。对一个奴隶而言，天生的美貌肯定会受到诱惑，但是她的美丽却没使她遇到任何灾祸。她嫁给了一位聪明、能干、有一半黑人血统的年轻人，那个年轻人是附近农庄里一个叫乔治·哈里斯的奴隶。

主人把这个年轻人送到一个麻袋厂工作，他的机灵与聪明让他成为工厂雇工里的优秀者，他发明了一台用来洗大麻的机器。他是一个奴隶，受的教育不多，这项发明说明他在机械方面的天赋一点儿也不比发明轧棉机的天才惠特尼差。

他拥有漂亮的相貌和让人喜爱的举止，厂里的人都非常喜欢他。但是，法律将他视为物品而不是人，所有的好品质都控制在一个粗俗、专制、吝啬、被称作“主人”的家伙手中。这位先生得知乔治发明了清洗大麻的机器并因此而出名以后，就乘车匆忙来到工厂，想瞧瞧这个不凡的奴隶到底是什么样儿的。他受到了工厂老板的热情招待，并恭喜他有一个聪明的奴隶。

乔治陪同他进入工厂并观察了厂内的机器。乔治由于兴奋，话说得非常顺畅，显得更加英俊而充满朝气。站得笔直的身子、所具有的男子汉的气质，不禁让他的主人显得如此渺小。作为奴仆，他有什么权利随便走动，因发明了机器而大出风头，并与这些绅士呆在一块儿呢？他要立刻制止这种情况。他要让他回庄园，叫他锄草种田，“看你回去以后还敢不敢这么神气。”所以他忽然提出取走乔治的工钱，并且说准备将他领回家去。这个决定让工厂主与工人们都感到十分惊讶。

“不过，哈里斯先生，”工厂主辩解道，“这样做是不是太唐突了？”

“那又能怎样？难道他不是我的人吗？”

“先生，我们情愿多给您些钱，当作对您的赔偿。”

“钱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先生，除非认为有必要，不然的话，我不需要将自己的奴仆雇出去。”

“但是，先生，他似乎非常适于干这一行呀。”

“也许是这样吧，但是我不相信。我叫他做的事他可从来都没有表现出他很适合，我敢保证。”



“你只需要想一下他发明的这台机器。”哪壶不开提哪壶，一名工人插了这么一句。

“噢，不错！一台让你们少干活儿的机器，是吗？我敢说他能发明那种机器；不管什么时候，任由一个黑奴自便的话，他们人人都是可以节省劳力的机器。不，他非走不可。”

乔治听见自己的厄运这样突然被掌握他生死大权的人宣布，他知道自己不能和这个人的势力相对抗。他纹丝不动地站在那儿，交叉双臂，紧闭嘴唇，心中的气愤象火山般由胸中突然升起，血管里热血澎湃。他呼吸加快，黑色的大眼睛里迸射出如同烧红的煤一般燃烧的光芒。倘若不是仁慈的工厂主捅了捅他的胳膊并且耐心劝导他，对他说，“行了，乔治，你先跟他走，我们会设法帮你的。”他的怒火也许会可怕地一喷而出。

那名恶棍留意到了两个人低声说的话，大体上猜出了它的意思，尽管他并没听清楚他们谈的是什么。他心中更加坚定了要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力去惩治乔治的大胆决心。

他把乔治带回家之后，让他干农场中最脏、最累的活儿。乔治一直克制着不说一句对主人无礼的话，然而那如火苗般燃烧的目光、阴郁的眉头——这些无声的语言，清楚不过地表明，他是绝不会甘心去当货物的。

就在他被送进工厂工作的那段高兴的日子里，乔治认识了自己的妻子，并且和她结为连理。在那段时间里，因为雇主的信赖和喜欢，他可以任意出入。希尔比太太十分赞成这门婚事，身为一个女人，她对说媒牵线总感到十分得意，所以非常愿意叫自己貌美如花的贴身女仆嫁给与她在一个阶级中各方面都十分般配的人，并准许她的婚礼在女主人的客厅里举办。就这样，女主人成了媒人，并亲手将香橙花戴到了新娘的秀发上，给她披上婚纱。婚纱下的伊莱扎显得更加娇美了。宴席上有很多戴着白手套的仆人，糕点美酒一应俱全，他们不但对新娘的美丽赞不绝口，还经常称赞着女主人对她的恩宠与慷慨。

结婚后最初的两年里，伊莱扎可以与丈夫常在一起，过着美好幸福的日子。两个孩子出世不久就死去除外，没有任何东西让他们感到不快。伊莱扎非常爱那两个孩子，他们的死使她十分痛苦，女主人只